

有哪些令人浑身发抖的故事？

我到死都记得那个晚上。

2004 年的夏夜，爸妈都不在家，我在家里开着电脑，就着一瓶汽水，玩着游戏。

那时还流行挂 QQ，初中生的年纪，会为有几个太阳而自豪的年纪。

奇怪的事情，就是在零点发生的。我记得很清楚，零点整，有行李箱在地上拖动的动静，但立马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隔壁开锁的声音。

我没来得及细想，回过头便发现，电脑卡死在了那里。

下一秒，死机的电脑，爆发出了视频通话的铃声，回荡在这个安静的夜晚。

鼠标根本都动不了，而那个视频通话，在我的注视下，自动地接通了。

视频那头的画面，出现了一个人影。

是一个大哥哥，二十多岁的年纪，胡子拉碴，桌子前插满了烟头，脸色颓靡。

我们两个，就那么彼此对着沉默了很久。

直到，他开口了。

「白烨？」他一脸的不可思议。

那是我的名字。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是一通绝对不应该发生的视频通话。

我烦躁地移动鼠标，可是根本动不了，俯下身，准备直接拔掉电源，却被那个大哥哥叫住了。

「等一下！你的脚踝上，有一个小狗形状的胎记，还有！你看《数码宝贝》的时候会把客厅的门关上，一个人偷偷地看，你怕隔壁的女生嘲笑你幼稚……因为你非常喜欢她。」

操！

「你他妈谁啊？」显然他全都说对了，而我也是真的怒了。

「以我对你的了解，如果我说了，你会更生气，咱们没法聊下去。我只能先告诉你，我们很熟，我并不是什么坏人。」

我皱了皱眉。

这时候，我注意到，他那边，有外放的音乐，还蛮好听的。

「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不要这么容易就想放弃……」

我犹豫了一下，「周杰伦的歌吗？」

「什么？」

「你在放的歌，听起来像是杰伦唱的。」

他愣了一下，「嗯，《稻香》。」

「我都没听过，新歌吗？」

「老歌了，2008 年的歌。」

什么啊？我愈发地感到茫然，「现在明明是 04 年啊。」

「白烨，你那边……」他明显地思考了一下，「今天是几月几号？」

「8 月 6 号。」我说。

「2004 年，8 月 6 号……」

他呢喃着，我看见他拿起了一个长方体形状的东西，正面，是一整块发光的屏幕。

「那是什么？」我问他，「你手上的。」

「手机。」

「怎么可能？没有键盘怎么打电话？」

他没有理会我，而是操作着那台所谓的「手机」，像是在查看什么。突然，他猛地抬起了头。

我被吓了一跳。

他的脸色前所未有的沉重。

「白烨，我不知道这通电话还能持续多久。时间有限，我捡重点告诉你。」

「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三个月后，被你父母以低价卖出去了，你也跟着搬了家。因为，这栋单元楼里，发生了一起命案，变成了一栋凶宅，人心惶惶。」

「命案的时间，是今天晚上。」

他说着这些骇人听闻的话，表情，却怎么都不像是在骗人。

「白烨，我可以告诉你你的未来，那起命案之后，你彻底变了。你厌弃学习，你经常打架斗殴，就这么混着，后来赌博，借网贷，欠了一屁股债。你就像一摊垃圾，一摊屎。」

「为什么你会变呢？」他苦笑了一下，「因为在今天晚上，你忙着打游戏，忽视了隔壁的异样。那个隔壁你喜欢的女生，你一直想，自己本来是可以救她的。」

「于是你把所有人假想成了凶手……你报复所有人，你报复自己……」

我完全地愣在了那里。

我想起了刚才，从隔壁传来的那些声音

「那起命案，就在今天晚上。」他说，「就在你的隔壁。」

「就在此刻。」

他在骗我？还是什么恶作剧？

一瞬间，脑袋里闪过了无数的念头。

可是他的语速飞快，根本不等我思考。

「我能给你的建议只有两个，第一是，不要拿菜刀，你力气不够，找一找家里有没有水果刀；第二是，如果你想救她，越快越好，再晚就来不及了。」

「她快没时间了。」他盯着我的眼睛。

我咽了口唾沫。

2

隔壁的门，开着一道小缝。

我拿着水果刀，悄声拉开了门。

一片漆黑的客厅，只有尽头的房间，亮着光。房间的门口，停放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

我好像踢到了什么，低下头，是一双粉红色的运动鞋。

我壮起了胆子，蹑手蹑脚地走进了房间。

床上，躺着一个成年人。

我凑近了，手几乎要握不住刀。

那是一具成年人的尸体，瞳孔睁得巨大。

脖子上，有明显的被巨力掐过的痕迹。床单上一片狼藉，显然他为了活下去拼命挣扎过。

我在游戏里杀过人，在电影里，也看过不知多少血腥场面。

可是此刻站在这里，看着这个被活生生掐死的人，我整个人都被恐惧征服，浑身都失去了控制，抑制不住地发抖。

我的脚踝，突然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

我差点惊叫出声，慌乱之中，低下头，看见了一只女生的手，从床底伸出，握住了我的脚踝。

我认出了那只手上的手表，那是于小小的。

她认出了我脚踝上的小狗胎记。

洗手间里，传来了冲水的声音。

她的手往床底拽了拽我的脚踝。

于小小。

我的发小，住在我隔壁的女孩。

我和她躲在床底下，视线被床单遮挡，看不到外面的全貌。

慢慢地，我看见了一双皮鞋，出现在了房间里。

我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手被拉住了，我回过头，是于小小，她脸上写满了恐惧。

那双皮鞋，不紧不慢地在房间里走动，拖着一个大号的行李箱。

我听见拉链被拉开的声音，而后又看见，地上多了一双无力的脚。

尸体，被抱起，装进了行李箱里。

在皮鞋的主人蹲下来合上拉链的时候，我才看清他的背影。

是一个雄壮的成年男人。

我看着那堪比岩石的肌肉，手中的刀，几乎无力握稳。

如果被他发现，我们就全完了。

我的指甲早已深深嵌入自己的手心，强迫自己不要发出任何声音。

「老于，别怪我，我没得选。」终于，男人叹了口气，好像是在对行李箱里的尸体说话。

他站了起来，拖着箱子，走出了房间。

许久，我听见了大门被带上的声音。

我早已大汗淋漓，接近虚脱。

4

于小小仍然拉着我的胳膊，死死不肯放开。

我等了很久，客厅已经完全听不见任何声音了。

我蹑手蹑脚地往外爬，小小也想跟着。

我在她的手臂上，轻轻地用手指点了三下。

她明白了过来，留在了床底。

我壮着胆子，来到门边悄悄探出半截脑袋，观望着客厅的状况。

客厅里，空空荡荡。只有那个行李箱，还在客厅。

他离开了吗……

卧室的灯光，稍稍地照亮了客厅。

于小小粉红色的运动鞋，先前被我踢到，此刻微弱的光亮下，就安安静静地在那里躺着。

一瞬间，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那双鞋子，凶手也看得到的！

他是知道家里还有小孩的！

从门边，猛地伸出了一只硕大的手，抓住了我的头。

下一秒，我的头被抓着，狠狠撞上了门框。

我失去力气，身体疲软地摔在地上。

艰难地睁开眼睛，才看见他的身影。

他就藏在门外，贴着门框的墙。

他是有意在引诱小孩自己出来！

刀……我伸手想去拿刀，那把刀，却被他一脚远远地踢开了。

他蹲了下来，单手掐住我的喉咙，就这么把我的脑袋拎了起来。

我的咽喉像是被捏爆了一样，眼白直往上翻，嘴角上，全都是崩出来的血。

「男孩？」他却是愣了一下。

他猛地回过了头。

女孩的惊叫。

他看见了床底的于小小。

5

他松开了半死不活的我，我的脑袋重重摔在地上，意识几近模糊。

我模糊看见的，是于小小惊叫着爬出了床底。她大声呼救，刚刚发出了第一个音节，便被男人猛地扑倒在了地上，牢牢地掐住她的喉咙。

她的身体剧烈挣扎着，却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了。

我……我只能想到一个办法救我们了。

我已经站不起来了，只能在地上爬着，往客厅爬，用尽所有力气，往客厅的窗边爬。

时间从未有这么慢过快一点，再快一点。。

我已经听不见小小的反抗声了。

终于，我爬到了客厅的窗边，我摇晃着爬起来，艰难地支撑着身体，趴在窗边。

「救命……」

「救救我们……」

该死的。

该死的……

我用力在喊了，可是被掐坏的喉咙，发出的声音，始终那么小，那么沙哑。

于小小。

说不准，我是什么时候喜欢上她的。

小时候，我被男生欺负的时候，她会帮我打回去；

当班主任突然出现在窗外的时候，她会轻轻地点三下我的手臂；

我因为没考好，被父母揍的时候，她会在门口嘲笑我，又会给我的淤青敷冰……

说起来，她好像总是在照顾我。

现在，轮到我了。

6

我记得的。

客厅往下，三楼，就是一个遮雨棚。

一到雷雨天，震颤作响。

7

那是我的身体，最后能爆发出的力量了。

我的每一个关节都在颤抖，我站了起来，双手支撑着自己的身体，翻上了窗户。

我用最后的力气，重重地咳了一下。咽喉传来巨大的撕裂感，好像有刀片在里面转动。

一大口血再也抑制不住，喷在了边上的窗户上，放射状地溅开。

那个男人的双手，满是青筋浮现；而他身下的小小，只剩下了微弱的颤抖。

他听见动静，转过头来。

邻居们一定会听见的。我笑了起来。

该你逃了，龟孙。

男人也明白了我要做什么。

小小终于被他松开了，他猛地朝我冲来。

来不及了。

我失去重心，坠落下去。

墙壁，窗户，窗边男人的身影，一切一切都在急速地远去。

龟孙……

短暂的几秒过后，「嘭」的一声。

像是掉入水面，我的身体砸穿了那个遮雨棚。所有金属与塑料的碎片，水花般飞溅而起。

轰然一声巨响！

我最后看见的，是所有灯光都亮了起来。很多人的脑袋，探了出来，有人往上看去，看见了那个窗边的陌生男人。

窗上正在往下滴的血，被看见了吗……应该吧。因为我听见有人大喊了起来，「我去叫救护车，你们报警！」

男人的身影，慌张地消失在了窗边。

8

……

如果，那个时候，我死在了那里。

应该会是一个英雄吧。

……

9

四年后，2008 年的一个秋日，日光很温暖。

一颗篮球滚到了我脚边。

于小小蹲了下来。几个小孩在远处招呼着，她将篮球扔了回去。

我坐在轮椅上，望着那些奔跑跳跃的小孩，眼神里，闪过了一丝不甘。

是的。

那天晚上，因为遮雨棚的缓冲，我侥幸活了下来。

然而，医生告诉我们，粉碎的腰椎，坏死的神经，是不可逆的。

我活了下来，却也成了一个永远瘫痪的残废。

「小小，我们的同学，好多都考上大学了。」我们在楼下晒太阳，我这样说。

她轻轻地「嗯」了一声。

「小小……你会恨我吗？」许久，我问她。

说这个话的时候，我根本不敢看她的眼睛。

10

这四年间，发生了很多事。

那晚，我坠楼后，彻底失去了意识。

直到我在医院里醒来，第一眼，便是于小小坐在病床边。

她脖子上的勒痕清晰可见，我知道，那伤痕是要跟着她一辈子了。

她不知所措地看着我，想要抱我，却又不知该不该抱我。

最后，她蹲了下来，在我的手臂上轻轻地点了两下。

很奇怪，明明我们没有规定过这个暗语的含义。

可我清楚地感知到，她想对我传达的是。

「谢谢你。」

11

出院后，我们一起，帮小小办了她父亲的葬礼。

出殡那日，小小默默流着泪，给父亲烧去了那份「案情通报」。

那上面是这样写的：

「……凶犯马某，逃跑后躲藏数日，眼见无处可逃，前往警局自首……」

「……归案伏法，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小小望向了那口棺材。

她沉默着，后背开始微微颤抖。

我知道，她大概，是又想起了那个晚上的彻骨恐惧。

那晚，有些细节，到现在仍使我们毛骨悚然——

在我去到她家之前，死寂的深夜，她从睡梦惊醒。

她瞥见了男人的身影，走出爸爸的卧室，径直去了卫生间。

男人的手上，有掐破喉咙时弄上去的血。

她很害怕。

她悄声前往爸爸的卧室，想摇醒爸爸，可当她到了床边，才发现，爸爸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恐惧，直刺灵魂的恐惧。她抑制不住地想要惊叫。

然而下一秒，客厅传来了门被拉开的声音，蹑手蹑脚的脚步。

那动静反而警醒了她，她死死咬住嘴巴，甚至咬出了血，硬生生地，把尖叫的冲动给压了回去。

她钻进了床底，无助地发抖。

再后来，便是看见我脚踝上的小狗胎记，出现在床边。

.....

葬礼上，我坐着轮椅，往火盆里添着纸钱，后背同样因后怕而颤抖着。

当时，如果我晚到一秒，哪怕只是晚到一秒.....小小已经躺在棺材里了。

「白烨.....」

这时候，我身边的小小，冷不丁轻轻叫了我一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嗯？」

「我可以被你家收养吗？」她说，「长大后，我想做你的妻子。」

我愣了愣。

她低着眼睛。

12

她烧着纸钱，低着眼睛。

「你没醒的时候，警察告诉我了，那个男的和我爸爸是银行的同事，他们，一起贪了很多钱。」她说。

「银行很快发现这笔钱不知去向，开始调查……」

「那个男的说，他觉得只要让我爸永远消失，制造出我爸卷款跑路的假象，就可以把他自己撇干净。所以才没用刀，而是把人掐死……」

她擦了擦眼睛，「你知道吗白烨，那天晚上，他是以为我不在家的。我本来，是不在家里的。」

她苦笑了一下。

「是啊……原本我被我爸送去姑姑家了，可能，爸爸也预感到什么了吧……但姑姑不喜欢我，说我是去她家吃白食的，骂我是个女孩断香火。我受不了，跑回来了。才会……」

「现在，她又觉得是我克死了爸爸。」

我这才知道。

她还在世的亲人，已经只剩下那个姑姑了。

火盆里的火焰，沉默地摇曳着。

她伸出手，摸了摸我的小腿。

「而且，我要做你的妻子，照顾你。」她的神色里满是歉疚。

棺木上，四方钉落下。

白事先生，唱起了长调歌谣。

我在于小小的手臂上，轻轻地点了两下。

我尚不知晓。

就是从那一刻起，她今后的人生，被我彻底地毁掉了。

13

小小最终被我的父母收养。

四年来，我亲眼目睹了生活对她的摧残——

为了治疗我，家里欠了很多钱。于小小没得选，在父母忙着挣钱还债的时候，只有她能照顾我。

她放下了书本，在青春美好的年纪里，成了我的贴身保姆。

洗衣做饭；

护理我的身体；

应付上门要债的人群，偶尔还要兼职补贴家用……

她像一朵花，日渐疲惫，日渐枯萎。

终于时间来到了，这个 2008 年的秋日。

于小小推着轮椅上的我，在楼下晒太阳。

一群刚放学的小孩，拍打着篮球，从远处经过。

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用以前的方式来交流了。

我的手指，轻轻点了两下她的手臂。

可她麻木的神情，已无法作出感应。

她只是望着那些自由快乐的小孩，出神地望着。

「小小……你会恨我吗。」沉默许久后，我这样问她。

时间磨平了所有思考，她已经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是我哪里没做好吗？」她不安地问我。

她的答案狠狠将我揭穿，露出了我那最丑陋的真相。

14

那天，父母劝她为了我放弃学业的那个早晨。

他们都以为我睡了。

可是我醒着。

我就沉默地躺在那里。

我比谁都清楚，我应该去阻止他们。

我应该让她放下愧疚，我应该告诉她做她自己，而不是因为感激，去做某个人的长期保姆。

我……

那天早晨，我仅仅只是捏紧了怯懦的拳头。

如果 2004 年，我死在了那里。

应该，会是一个英雄吧。

15

08 年的秋日，我身边的于小小十分慌张。

轮椅上的我，不知为何，大口大口地干呕着，呕出了眼泪。

那天之后，我患上了一种病。只要一照镜子，就会反胃到呕吐。

我痛恨镜中的自己，拖累了所有人。

16

秋日的阳光下，于小小轻轻拍打着我的后背，就在那时，我听见了一个熟悉的旋律。

「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不要这么容易就想放弃……」

我愣住了。

那是一个小孩，放学回家的路上，哼着这个熟悉的歌。

我到死都不会忘记的歌。

「喂……你在唱什么？」我叫住他，怔怔地问。

「什么？」

「我问你你在唱什么？！」我怒吼着，「回答我！」

他被我的神情吓到，「杰伦，杰伦的《稻香》……」

「这首歌什么时候出来的？！」

「就上周啊，新专辑……」

小孩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

轮椅上的我，不自觉地惨笑了起来。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喃喃着。

我想起了 04 年的那个夏夜。

从电脑里回荡出的《稻香》。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

只要找到那个大哥哥，我就还有机会，拨通 04 年的视频通话，联系上过去的自己，去修正一切！

只要我能够找到他！

17

从那天起，我尝试了一切办法：

我在网上发布他的画像，粘贴寻人启事；

我把房间布置成他房间的样子，防止自己遗忘任何细节；

可是……我没有想到，想要找到一个人，会这么的难。

一日日，一年又一年。

我被骗子骗了无数次，却始终没有半点线索。

那个大哥哥姓甚名谁，现在到底在哪……

我像是一棵发疯的枯木。然而不论我再怎么不甘心，就是没有任何进展。

任何。

……

就这样，时间兜兜转转，抵达了 2021 年的夏夜。

2021 年，8 月 6 号。

于小小去了便利店值夜班，爸妈想来我们租的房子里照顾我，被我拒绝了。

更多的时候，我只想一个人呆着。

我坐着轮椅，坐在房间里，在那台旧电脑前发呆，抽了一根又一根的烟。烟灰缸里插满了烟头，无神地刷着网页，搜寻着希望渺茫的线索。

手机里，公放着随机歌曲。一曲终了，一个熟悉的歌声响了起来。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敢继续往前走……」

我愣在了那里。

2021 年，8 月 6 号。

晚上，零点整。

「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我的整个身体，都开始止不住地发抖。

眼前的电脑，卡死在了那里。

下一秒，死机的电脑，爆发出了视频通话的铃声，回荡在这个安静的夜晚。

那个视频通话，在我的注视下，自动地接通了。

一个稚嫩男孩的脸，出现在了视频那头。

而视频里的我，留着长发，胡子拉碴，满脸颓靡。

坐在我曾经见到过的房间里。

那一瞬间，就连干呕的冲动，也被狂响的心跳压抑了下去。

我终于见到了，我想要找到的那个大哥哥。

18

我和 04 年的自己，就那么对着沉默了很久。

直到。

「白烨？」我问他。

视频那头的我，那个 2004 年的我，烦躁地移动起了鼠标。见无法关闭视频，他俯下了身。

我知道的，他是要直接拔电源。

「等一下！你的脚踝上，有一个小狗形状的胎记，还有！你看《数码宝贝》的时候会把客厅的门关上，一个人偷偷地看，你

怕隔壁的女生嘲笑你幼稚……」

他愣了愣，直起身子，「你他妈谁啊？」

我心底，闪过了一丝奇怪的感觉。

一切，好像都在重演。

不……不一样！

我还有机会，修改未来的一切。

包括，于小小的人生！

「白烨，以我对你的了解，如果我说了，你会更生气，咱们没法聊下去。所以我只能先告诉你，我们很熟，我并不是什么坏人。」

我拿起了手机，看了一眼，现在是 00:02。

于小小的爸爸，已被掐断了脖子。

粗略地扣掉他去到隔壁的时间，我们最多，还有 2 分钟！

再晚，于小小就活不成了！

我打开了手机上的计时软件。

他茫然地看着我。

「周杰伦的歌吗？」他问。

「新歌，《稻香》，我手上的是手机。」我语速飞快地说着。

「怎么可能？没有键盘怎么打电话？」

「白烨。」我认真地看着他，「时间有限，我现在捡重点告诉你。」

「我知道你很喜欢于小小。但是，今天晚上，会发生一起命案。」

「就在她家，就在现在。」

还有 50 秒！

「如果你要救她，不要拿菜刀，你力气不够，水果刀在客厅的桌上。」

40 秒！

「你会躲在床底下，你会听见坏人离开了客厅。但是那是假的，他就躲在门外，是故意引你出来的，为的就是尽可能小声地干掉你！」

30 秒！

「在你右手边，直接拿刀捅过去！」

25 秒！

「不……不对！」我想起了什么，语速再一次加快了，几乎是咆哮，「我们不应该想怎么对付他！」

15 秒！

「进到小小家的客厅，立刻把你找到的所有东西，任何东西，用力往楼下的遮雨棚砸！越多越好！越响越好！然后，你要把他往这里引！这样小小才是安全的，她才有机会为你们呼救！而我会帮你！」

3 秒！

「白烨！没时间了！——」

视频的那头，他被我的大吼震慑，跑了起来。

18

他的身影，消失在了视频里。

我拿起了手机，输入了关键词，「04 年，清流县，河滨路，命案」

一则新闻被点开。

那是那起命案的新闻。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新闻里的词语历历在目。

「凶手马觉民潜入作案……」

「隔壁男孩进入客厅，险些和女孩一起被害……」

「男孩坠楼，引起邻居警觉。凶手逃窜，女孩因此得救……」

「凶手无处躲藏，最终自首……」

我的双手都在颤抖着，现在我能做的，只有祈祷。

20

「嘭！」一声巨响。

我知道，那是重物被砸在遮雨棚上的声音。

又一声巨响！

视频的那头，房间的门正对着我家的客厅。

我看见客厅的窗户外，亮起了很多光。

是邻居被动静惊醒了！

我和她怎么样了？！

我整个人几乎都凑到了电脑前，仔细听着。

慌乱的脚步声，闯进了家里。

我看见视频那头，「我」的身影出现了，他慌乱地朝房间跑来。然而下一秒，一个硕大的身影追了上来，一把将他按在了地上。

男人低下头，掐住我的脖子，却明显地愣了一下。

「男孩？」

与此同时。

「救命——」于小小的大喊，从隔壁传来。

那是 04 年的她，在竭尽全力地大喊。

「有坏人，救命啊——」

男人惊诧地抬起头。

「看着我！」我大吼起来。

他的视线，终于落在了屏幕上。

时隔十七年。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21

「我是唯一知晓未来的人。」我说，「也是唯一可以救你的人。」

他的神色中流露出一丝迷茫。

不够……还不够。我不会给他自首的机会，我必须把他拖死在这里。

「听好了，今天晚上，是你第一次杀人。你因为紧张，忘了关门；你听说他的女儿去了亲戚家，就以为家里只有一个人……你的破绽太多太多，最后你一定会被抓。」我说。

「那我该怎么做？！」他焦躁地问我。

视频那头，传来了一些新的动静。

那动静很微弱，但我听见了。

是邻居们上楼的声音。

他上当了。

他再也逃不了了。

「就是现在，逃吧。」我笑起来，「相信我，你冲的出去的。」

22

我最后看见的，是男人没有任何犹豫，他丢下 04 年的我，起身往外逃了出去。

嘈杂，视频那头的声音，变得十分嘈杂，有叫骂声，有打斗声。

但最终，那声音渐渐平息了下去。

从远处传来的警笛声，越来越近。直至，停在楼下。

我死死盯着视频。

视频里的「我」，咳嗽着坐了起来。

脖子上，有勒痕，但并不重。

我彻底松了口气。

而他也靠着墙，喘着气。

「还好么？」

「没事……」他咳嗽了一下，「我听见叔叔们把他按住了，还有警察的声音，小小好像在哭……」

「去找大人，让他们送你俩去医院。还有……」我顿了顿，沉默了下去。

这种时候，我应该和他说些什么呢。

我想了很久，终于有了答案。

「白烨，辛苦你，以你的身份，和于小小说一句话。」

「什么？」

「你要告诉她，于小小，你不欠任何人，你只属于你自己。」

「你要一直说，哪怕她烦了，一直说到你们都忘记了今晚的一切为止。」我说。

「大哥哥，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他说。

外面的动静再一次响了起来，那是警察在押送那个男人下楼的声音。

他看着我，「你在未来，对吗？」

我刚要作答。

下一秒，死机的电脑，恢复了运转。

视频的窗口，彻底消失了。

只有先前刷着的网页，角落的页游广告循环播放着动画。

23

我愣在了那里。

发生的一切，都好似梦境般不真实。

「嘭——」

夏日烟火般的声音。

我低下头，是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整个地「拆开」了。

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将我的手机拆机了一样。从屏幕到零件，全部分开，漂浮在空气中。

「嘭——」又是一声夏日烟火。

接下来，是床铺。

床腿，床板，一根根骨架，拆解为最小单位，漂浮在空气中。

「嘭——」

「嘭——」

「嘭——」

我终于明白，是我所在的整个空间，都被未知的力量拆解开了。

地面和墙面分离，墙面分拆而开，犹如真空中一般，所有事物都漂浮着，连同我一起。

我看见那些被拆解出来的每一样零件，都在飞速的变换。从材料，到样貌，再到形状结构。

飞速的变换。

终于，所有的变换都停止了。

下一刻，好似拆解的过程，被反了过来。

每一样最小单元，按照各自的终点，聚拢而去。钢筋重拧，墙面缝合，手机复原……

我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24

我支撑起自己的身体，马上，我意识到了。

我的下肢，能够发力。

我摇晃了一下身体。

整整 17 年了，这是我第一次，站起来。

我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

精心装修的房子，一尘不染的地板。

墙上挂着一家四口的照片。

我，爸妈，还有，小小。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在那一瞬间，视频会结束了。

乾坤已定，已有定局。

只是这个定局究竟是什么样子……

口袋里，传来了震动。

我拿起手机，那是于小小打来的。

她的声音清晰地电话那头响起。

「我明天送爸妈回清流，医生看过了，就是一片肠胃毛病，不是啥大事，自己吓自己。」她说。

「……」

「市里房价又涨了，我觉得，你还是考虑上市里买一套吧。爸妈年纪大了，小病还好，要是身体有点什么状况，市里的医院总好过县里的。」她说。

「……」

「你别不说话，我是你姐，我说你你得听啊。」她很不满。

我却笑了起来。

很奇怪，明明不合时宜。可是这个时候，我真的很想确认一件事情。

我的手指，在手机的麦上，敲击了两下。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回应我的，是她轻轻的两声手指敲击。

25

「所以你脑子是有泡吧，半天不说话。」

「我刚从过去回来，总之挺复杂的，缓缓。」

「什么和什么啊」

.....

那通电话没有持续太久。

她好像已经定居在了市里，还要熬夜赶一份 PPT。

我也有太多的事情想确认了。

我推开窗户，沿途的街景，这仍然是清流县。而且，这就是我从小生活的那栋老楼，变化的，仅仅只是重新装修过。

「04 年，清流县，河滨路，命案」

我打开手机，键入了关键词检索。

一则一则的新闻被点开，我终于知道那个晚上，最终走向了何方。

26

04 年的那个晚上，我推开了小小家的门。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进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抓起茶几上的茶盘，狠狠地砸向了遮雨棚。

那个男人，听见了动静，从卫生间里出来了。

几乎是同一时间，我调转方向，奔回了家。

男人追了出来，最终，在我家里，牢牢按住了我。

「男孩？」男人愣了一下。

邻居们的灯光早已亮起。

于小小听见了动静，她爬出床底，冲到了客厅的窗边。

2004 年，我被按在地上，用力地挣扎。

而于小小，竭尽全力地大喊了起来。

那之后的事情，没有多少记录了。

我只能从我和小小，还有我和父母的聊天记录里，找到只言片语，做一个大致的推测：

那个晚上，那个男人被捕，被判死缓。

小小，被我父母收养。

大概只要不被逼到绝境，人都不会那么自私。

他们对她，就像对亲生女儿一样，她慢慢从阴影中走出，念书，上大学。后来，她进了市里的外企，在房价还没涨太多的时候，在市里买了一套不大不小的房子……

一段，不隶属于任何人的，只属于她自己的人生。

墙上的那张照片，于小小的脖子上，已经没有勒痕了。

她已经很多年不做噩梦了。

而我的干呕症，也已经消失了。

一切，都已尘埃落定。

27

「别总鼓捣你那台破电脑了，早点睡觉。」于小小发来了微信。

破电脑？

我翻了会儿聊天记录，才发现，原来 04 年之后，在我的坚持下，那台老电脑，一直都留着。甚至，随着我搬家，买了房子，这台电脑我都带着。

在书房里。

28

书房的窗开着，有晚风灌进来，很凉快。

大头显示器，白色的主机，就在窗边的一台电脑桌上。

那台电脑的显示屏，仍然亮着。

我伸手要去关窗，才注意到，电脑上，打开着一则新闻。

「04 清流特大凶杀案凶犯出狱。」

「网上有舆论称：马某的姐姐，于 07 年嫁与高级高官……」

「重大立功表现，多次减刑，舆论怀疑有运作的嫌疑……」

「类似言论并未得到有效证实，舆情尚在发酵中……」

我愣住了。

「在过往的采访中，马某多次提到，时间是可逆的……据马某称，他认为任何人都有机会，改变过去发生的事……」

「……或许是指，愿意用自己的行动，为过去的错误赎罪……」

我的视线，落在了那行字上。

「时间是可逆的。」

29

心底，闪过了一丝不安。

时间是可逆的。在别人听起来，可能只是疯言疯语。

但我是见证过的。

「马某于 2021 年 8 月 1 日出狱……」

我皱了皱眉，看了一眼桌上的电子时钟。

2021 年 8 月 6 日。

距离零点，还有 10 分钟。

又是这个晚上。

我终于明白，心底的不安，源自于哪里了。

在 2004 年的那个夏夜，那个男人，在我的家里，他是见过未来的。

30

但是，他怎么能断定……

我抱着脑袋，脑中闪过的，都是过往发生过的一切。

第一个夏夜，2021 年的我，颓靡地坐在电脑桌前：

「白烨，我可以告诉你你的未来，那起命案之后，你彻底变了。你厌弃学习，你经常打架斗殴，就这么混着，后来赌博，借网贷，欠了一屁股债。」

第二个夏夜，2021 年的我，怒吼着：「进到小小家的客厅，立刻把你找到的所有东西，任何东西，用力往楼下的遮雨棚砸！越多越好！越响越好！然后，你要把他往这里引！这样小小才是安全的！而我会帮你！」

案情通报里，那个男人的整个作案计划：

「凶手马某认为，只要让老于失踪，制造出对方卷款跑路的假象。就能把这笔烂账，彻底甩在同伙头上」……

我猛地睁大了眼睛。

本质上，我和那个男人都是一样的。

都是赌徒！

一道影子，出现在了身后。我惊诧地回过头，却已经来不及了。

头颅被一只粗壮到恐怖的手抓住，重重地磕在桌上。

我摇晃了一下，疲软地倒在了地上。

31

我的脑袋被抓着，又在地上使劲地砸了几下。

耳中嗡嗡作响，意识趋近模糊。

他拎着我的脑袋，仔细地打量着我的脸。

他苍老了很多，剃了板寸。

眼中的凶戾，却从未变过。

「果然，04 年我看见的人就是你。」他兴奋地咧嘴笑了起来。

他是怎么进来的……

我伸出手，想要挣脱他，可下一秒，脑袋又是一记重击。

「我在里面遇到了很多好师傅，知道吗，」他说，「在开锁工具上抹上油，开锁是没有声音的。」

「该你回答我了——你是用这台电脑打给 04 年的吧？」他指了指边上的那台电脑，「怎么做到的？」

我艰难地睁着眼睛，望了眼时钟。

距离零点，只有一分钟。

如果接到那通视频的人是他，那么一切都完了！

32

「我不可能告诉你……」

钻心的疼痛。

是他的鞋子，踩着我的指尖，在地上反复碾压着。

「我说！我说！」我惨叫起来，「要给电脑插上那个摄像头！」

「摄像头？」

我尽力装出一副无法忍受疼痛的样子。

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毁了那台电脑。

但我需要一个机会！

「04 年你在我家见过，记得吗？那个老的外接摄像头。要通话靠的不是电脑，是它！」我大喊着，「它在我的房间，藏在衣柜最下面的抽屉里，有一个夹层！」

他将信将疑地看着我。

还有 30 秒。

「你如果不信，你带我一起去找……只要你答应放过我。」我说，「要是我死了，那个视频你永远都打不通。」

我看见他在口袋里摸索了一下，取出了一把刀。

冰冷的刀面划伤我的脖颈，流出了一些血。

他用刀架着我的脖子，我慢慢地站了起来。

15 秒！

我慢慢地站起，寻找着平衡。

我的瞳孔，因为紧张而收缩着。

双脚，终于踩住了坚实的地面。

就是现在！

10 秒！

我猛地发力，不顾一切地撞向边上的他！

喷涌而出的血，溅到了空气中，我知道那是刀锋划破了我脖颈的血管。不过，不重要了，他失去了平衡，踉跄地后退了几步。

我用最后的力气，咆哮着，抱起主机，朝着窗户的方向。

背后犹如狂风卷来，是他扑了过来。

5 秒！

他来不及了。

主机脱手，抛向窗外。一连串的响动。显示器接连着被猛地拽向了窗户。

我被一把推开了，他粗壮的手抱住了显示器，然而，我听见楼下，传来了机器摔碎的声音。

那是主机断开了连接线，彻底在楼下摔得粉碎。

凌乱的书房里，我捂着脖子，因为失血脸色发白。

0 秒。

死一般的寂静。

我笑了起来。

33

然而，我睁大了恐惧的双眼。

黑屏的电脑，爆发出了视频通话的铃声，回荡在这个死寂的夜晚。

在我们的注视下，黑屏的电脑，恢复了诡异的亮光。

那个视频通话闪烁着，最终，自动接通了。

一个稚嫩男孩的脸，出现在了视频那头。

2004 年的我。

34

书房里，男人笑了起来。

「时间是可逆的。」

35

我无力得像一口麻袋，被拎到了电脑桌前，满是血污。

视频的那一头，04 年的我，被这一幕吓到。他恐惧地俯下身，要去拔电源，却被男人厉声喝止了。

「白烨！你想害死这个人吗？！」

我看见 04 年的我，慢慢地直起了身子，脸上写满了恐惧与不知所措。

刀口在我脸上划了一道，渗出了新鲜的血。

而后，刀口对准了我的咽喉。

「接下来如果不照我说的做，我会杀了这个人。」他说，「白烨，做一个好孩子，不要害人。」

「我们不麻烦你，要求很简单。」

「去到隔壁，打开客厅的灯，会有一个人从洗手间里出来。你不要管他想对你做什么，你就告诉他三句话，说得越快越好。」

不……不要……

我绝望地看着那头的自己，我想说话，嘴却被他死死地捏住了，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马觉民，你今晚的作案手法，全都是漏洞。」他说。

「在未来，你一定会被抓。」

「不想死，就去看一眼卧室的床底，然后跟我到隔壁来。」

不要……小小……

我脖子上的刀口，又刺入了一些。

视频那头的我，惶恐地站了起来，踉跄地跑了出去。

36

2004 年，夏夜。

2021 年，夏夜。

接下来的每一秒时间里，都安静得可怕。

我听见了小小短暂的一声尖叫，然而，那声音立刻消失了。

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之后，是沉重的脚步声，从屏幕那头传来。

37

我的眼睛被强行扒开了。

2004 年的小小，昏迷着，被丢到了屏幕前的地上。

我看见 2004 年的我，被一把水果刀怼着喉咙，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想不到时隔十七年，我们落到了相同的境地。

「你是……」屏幕前的男人不可思议地这样问。

他似乎有了猜测，只是不敢相信。

我身边的男人笑了起来。

「我是唯一知晓未来的人。」他说，「也是唯一可以救你的人。」

「马觉民，听好了！」他说，「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杀人，今天晚上，你有太多没做好的地方了。你因为紧张，忘了关门，放了一个死小鬼进来；你听说他的女儿去了亲戚家，就以为家里只有一个人，光顾着搬运尸体，连房间都忘记检查……」

「你的破绽太多了，思考得也根本不全面，最后你一定会被抓。」

「现在只有我能救你。」

「你那边，是哪一年？」站在 2004 年的马觉民这样问。

他已然有了答案。

「2021 年，17 年的牢饭……这辈子最好的时间，都困在牢房里。」他说，「很可能哪天又要被重新送回去，还连累阿姐……」

「所以，我该怎么做？」

我身边的马觉民，笑了起来。

「这句话你要记好，不要再想着怎么不会被发现。我在里面见了无数人，做得再怎么天衣无缝，最后都免不了事发。」

「我会给你一些数字，在案发之前，你需要用这些数字去我告诉你的地方换钱。那会是一笔巨款，分一些给阿姐。接下来，去缅甸，去越南，足够你做一个土皇帝。这些事，你有三天时间来完成。」

「老于为了跑路，在他家的储物间里，放了两桶汽油。我算过了，从扑灭火灾，到尸检，到立案，再到锁定你的时间，差不多 5 天。够用。」

我苦笑了起来。

我已经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了。

「今天晚上，这两个小孩都不能活。」

视频里，镜头里的我，肉眼可见地颤抖了起来。

视频那头，04 年的我想要尖叫呼救，却立刻被捏住了喉咙。

我看见他不住地挣扎，甚至踢掉了对方手里的刀。然而这激怒了对方，两只手都掐上了他的脖子，手臂上青筋浮现，男孩稚嫩的脸上，恐惧变形，嘴角不断有血崩出。

我已经尽其所能地在思考了，我在脑中构想了一切一切的可能。

可是，可是……

我没有任何的办法。

39

「别着急，下一个就是你的小女孩了。」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这是他对我的折磨吧，要我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在眼前。

我双眼布满血丝，发疯一般地挣扎，最终，脚蹬在了桌上。使出了所有力气，整个人连同椅子倒在地上。

他蹲下来，想要拎起我继续欣赏。

我发了疯，一把搂住他的头，牙齿疯狂地撕咬着他的耳朵。

他惨叫了一声。

我们在地上挣扎着，已是死斗。他双脚狂蹬，我几乎要被挣开。

一声巨响，是他狂蹬的脚，踹翻了电脑桌。那台显示器重重地摔在了地上，飞出了一些碎片，残破的画面里，就连 04 年的他也被我们的争斗吸引。

「放女孩走！」我已然咬下了他半只耳朵，对着屏幕嘶吼着，「我咬死他！老子要把他咬死！」

然而，回应我的，是下腹的剧痛。

那把刀，深深地扎进了我的肚子。

我能感觉到，因为挣扎而剧烈跳动的心脏，在一点点冷下去。

可是，在那一瞬间，我看见了。

40

2004 年，夏夜。

04 年的我，被手臂掐着，已经没有了呼吸。

男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在他们的身后，一个小女孩，摇晃着站了起来。

她看着已经死去的男孩，绝望的眼神里，终于爆发出了一丝决然。

那是我生命中最后的力量了。

绝对，不能让他们发现小小。

残缺的屏幕里，小小捡起了地上的水果刀，用力挥去。

我的双手，最终被挣开。

两个时空里，男人同时惊诧地转过头！

于小小手中的刀，狠狠地扎进了男人的气管！

41

2021 年，夏夜。

我倒在地上，无力地等待着死亡。

男人抱着破碎的屏幕，咒骂着那头的于小小。他又改成了哀求，苦求着要小小为他叫救护车。

2004 年，夏夜。

男孩的尸体倒在地上。

男人捂着气管，在地上因为窒息而不住颤抖着。

「于小小，你叫于小小对吧？」男人抱着屏幕，大声说着，
「到了 2021 年，你可以用这台电脑打给 04 年的自己，这样你就能救那个小男孩，还有你爸爸！你想救他们对吧！所以你

必须让我活着，给我叫救护车！只有我能让这台电脑生效！它在你手里就只是废铁！让我活着，你得让我活着！」

到现在，他仍然在算计一切。

屏幕里的于小小，抱着自己的胳膊颤抖着。

她的目光，最终穿过男人，落在了我身上。

我想要告诉她，不要相信任何一个字；

我想要告诉她。如果死在 2004 年，我会是一个英雄；

我想要告诉她……

可我发不出任何声音了。

「小狗胎记……」

声音穿过十七年，穿过屏幕，最终抵达了我的耳朵。

她望着我的脚踝。

我的双眼能看见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男人仍然在大声咆哮着，「快没时间了！只有我活着，你才能救他们！」

「这句是真的吗？」小小的声音。

我抬起了无力的手指。

轻轻地，点了三下。

「假的啊……」她呢喃。

「我没有骗你！……臭婊子我让你叫救护车听见没有！！」

「那，电脑呢？」她问。

「我会杀了你！老子一定会杀了你！你是不是还有个姑姑，她也逃不了！照我说的做！！」男人怒吼着。

很可惜，他永远也不会理解，我和小小之间的交流了。

无力的手指，轻轻地点了两下。

残破的屏幕，画面消失了。

但我听见了，来自 2004 年，她最后一句。

「白烨，等我十七年。」

—end

